

香港三部曲之 1

她名叫蝴蝶

施叔青



她名叫 蝴蝶



她名叫蝴蝶

—— 香港三部曲之一

施叔青

洪範書店印行

洪範文學叢書 248

她名叫蝴蝶

——香港三部曲之一

著者：施叔青

發行人：孫玫兒

出版者：洪範書店有限公司

臺北市廈門街一一三巷一七一號二樓

電話 三六五七七·三六八七九〇

郵撥 〇一〇七四〇二一〇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一四二五號

排版：正豐電腦排版有限公司

印刷：長紅印刷事業有限公司

法律顧問：陳長文（理律法律事務所）

初版：中華民國八十二年九月

二印：中華民國八十三年五月

定價：一六〇元

（缺頁破損裝訂錯誤請寄回調換）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ISBN 957-674-046-0

國立中央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她名叫蝴蝶：香港三部曲之一／施叔青著． --
初版． --臺北市：洪範，民 82
面； 公分． --(洪範文學叢書；248)
ISBN 957-674-046-0 (平裝)

857.7

82006106

目次

我的蝴蝶（代序）

一

第一章 序曲

五

第二章 她名叫蝴蝶

三五

第三章 公元一八九四年香港的英國女人

六五

第四章 紅棉樹下

九一

第五章 有關姜俠魂的傳說

一二五

第六章 重回青樓

一五七

第七章 夢斷東莞

一九一

施叔青寫作年表

二二五

我的蝴蝶

——代序

施叔青

1

為《她名叫蝴蝶》寫自序，還得從另一個長篇《維多利亞俱樂部》說起。

八八年，香港的故事系列寫到了一個段落，有意以一部長篇來總結十年香江生涯。於是設計了一宗貪污案，發生在殖民地象徵的維多利亞俱樂部。

構思過程中，為追溯身上流著四分之一英國血統的法官黃威廉的家譜，引發了我對香港歷史的探索，發現一八九四年，殖民地發生過英國人開埠以來最嚴重的一次鼠疫。我以那老鼠統治人類的年歲當時代背景，創造了亞當·史密斯，潔淨局的代理幫辦，奉命釘封疫屋時，誤闖擺花街的娼館，與被綁架香江為妓的東莞農家女黃得雲結了一段露水

姻緣，私生混血兒黃理查，開始了黃家第一代，是為序曲。

聯副登載時，加上「香港」二字。如是展開了歷史的序曲，自覺是一個長篇史詩式的開篇，接下來再轉入正文：八十七年後，黃得雲的孫子黃威廉登上殖民地大法官寶座，審理一件貪污案件。

後來有感於序曲與正文相隔時間太過久遠，有點銜接不上，而且對這一段中、英異國姻緣剛起了個開端便停筆，頗有意猶未盡之嘆，於是決定從《維多利亞俱樂部》抽下，脫離之後，接著序曲往下發展，獨立成一本書。當時未曾想到寫香港三部曲。

之所以萌生如此龐大的計劃，全由八九年大陸學生爭取民主運動間接促成。「六四」槍聲一響，對我個人和創作是個重要的轉捩點，我認同了旅居十多年的香港，自願與六百萬港人共浮沉，參與每一次遊行示威，中共屠城的事實令我因一己的無力而消沉，經過長時間反思，我不得不回到原來的位址，只是比以前更為執著。我應該用筆來做歷史的見證，除了描寫一八九四年的香港，更必須接著往下寫，把故事主線集中在黃得雲以及她的後代，緊貼著香港社會變遷，寫到九七大限為止。

第一部《她名叫蝴蝶》，突出蝴蝶的象徵，影射香港的形成。我把舞台搬到華洋雜處的殖民地，任由英國殖民者現身說法，斗膽地嘗試國人作家未曾涉足的領域——深入白人統治者的內裏，審視殖民者的諸般心態。

2

由於〈香港序曲〉獨立成篇，接下來小說情節的發展，爲了統一，我嘗試一種結構技法，以後每一章也和序曲一樣自成單元，孤立起來讀，亦有它單獨成篇的完整性，又可與其他篇章接續連合一氣，脈絡清晰可尋。

爲了顧及前後呼應，我特意安排前一章的主要情節在後一章裏重複出現，像音樂的主題曲一樣反覆吟詠，造成餘音裊裊、詩情蘊藉的效果。

我參照歷史上重要的事件，運用想像力重新搭建心目中百年前的香港，那靡麗幽深的上個世紀末，好讓筆下的人物在這時代的架構上迴旋，有活動的舞台。下筆之前，遍讀有關史話、民俗風情記載，凡是小說提到的街景、舟車、建築風貌，英國人維多利亞風格的室內佈置，妓寨的陳設，那個時代衣飾審美、民生飲食，中、西節慶風俗，甚至植物花鳥草蟲，我都刻意捕捉鋪陳，也不放過想像中那個年代的色彩、氣味與聲音。我是用心良苦地還原那個時代的風情背景。

當我從標本發現一種黃翅粉蝶，那份驚喜此生難忘。我找到了地道的香港特產，精緻嬌弱如女人的黃翅粉蝶。雖然同是蝴蝶，香港的黃翅粉蝶於嬌弱的外表下，卻敢於挑

戰既定的命運，在歷史的陰影裏擎住一小片亮光。

在文學語言上，因為是抱著懷舊的情懷來寫這部小說，總覺得應該找到適合的語言來營造那份歷史的氛圍，我重溫古典詩詞文學裏的閨怨閒愁，創出古豔淒惋的文體，把時間推遠到一百年前，藉用文風製造時代的距離感，希望讀來像凝視一幀古風泛黃的照片。

寫的過程中，我自覺像畫畫一樣，握著彩筆，一道道不厭其煩為我的人物塗脂抹粉。我在為我心愛的蝴蝶敷彩時，用的是寶石藍、胭脂紅等鮮亮的色調來烘染出一個灑淫巾釵、珠鏘玉搖的擺花街青樓紅妓，同時也沒忘記在她週遭塗下陰影，暈染暗色的調子。

蝴蝶，我的黃色粉蝶，我的香港。

第一章 序曲

1

那年黃得雲十三歲，穿著洗白了的碎花短上褂，兩隻袖子柔軟的垂了下來，鬆鬆挽了個竹籃，從西頭角周郎中抓了藥出來。昨晚不足月出世的弟弟鬧了一宵，娘說他受了驚嚇，囑咐得雲回轉時彎到天后廟求張靈符安鎮門宅。

黃得雲繞過溪邊一排香木樹朝廟場走來，腳下半舊的絆扣布鞋，鞋尖踢著黃土，濺起一星點塵土，在九月清晨的陽光裏若有似無的飛舞。黃得雲村子裏的人世代就靠腳下這堅實的黃土地來養活。原產於中南半島安南北部的香木樹，唐朝人愛它香味四溢，當做奇珍異木移植中原，卻因土質不服，每種必葉黃枯萎。尋遍天下繁衍之地，最後找到廣東東莞磽硬的土質適合香木樹的生長。原本捕魚為業的東莞人，明、清以來拋下手中

魚網上岸，圈地種香木樹，生產莞香。

廣東史誌記載：「莞人多以香起家」，「當莞香盛時，歲售踰數萬金。」外銷的莞香，先用艇仔載至南海一小島的石排灣集中，再裝入大貨船轉運廣州、江浙大商埠。據歷史學家考證，小島上的石排灣因運輸香木被稱為香港，以後延伸為整個島嶼的總稱。

黃得雲挽著竹籃，掛記弟弟眉心一抹青紫，想著十三歲少女的心事，全然沒預感到當她踩上廟場青石台階最後一階的瞬間，將改寫她的一生。黃得雲無論如何想像不到一個時辰之後，她將和世世代代賴以為生的香木，沿著同一條航線，乘風破浪向南駛去，被載到因出口莞香而得名的香港。她絲毫感應不到兩地之間微妙的關係。

跨過高高的門檻，天后娘娘壽誕才過，廟場一片清寂，她單腳跳過一條條青石板，還是個童心未泯的孩子，躍上石階，赤銅耳環盪了盪。南邊廟廊龍柱後閃了一個人影，階下桂花叢也稀索響動，揚起新開桂子的清香。黃得雲以為又是鄰村的無賴潛入廟裏，狩候牆根灑尿的野狗，伺機下手。每逢秋季進補時節，村子內外的狗，不論肥瘦，無一倖免。

沒來得及抬頭，黃得雲眼前一黑，一隻大口袋像一口井，當頭罩下，沒來得及喊出聲，嘴的部位被一隻大手掌隔著麻袋粗暴的捂住，脖頸奮力一擰，朝那隻看不見的手咬過去，咬下一嘴的粗麻，又腥又鹹，海水浸泡過的。

攔腰被抱起，黃得雲整個人離地騰空，有東西掉下來，滾了過去，一隻赤銅的耳環——她此生唯一留在東莞故鄉的遺物。

黃得雲戴著另一隻赤銅耳環，被關在船艙黑暗的底層，潮漲船顛，她與暈船吐出的穢物爲伍，翻過來滾過去，昏昏沉沉，不知過了多久。當黃得雲重又見天日，睜著小獸一樣的眼睛在甲板上東張西望，她還不知道自己到達了香港——維多利亞的女王城。

一八三九年，黃得雲抵達畢打碼頭的一半世紀之前，道光皇帝派遣欽差大臣南下禁煙。當時全中國吸食鴉片的人口已達二百萬，林則徐奉旨到廣州，雷厲風行，強迫外國鴉片販子交出二萬多箱鴉片，集中到虎門海灘，引入海水浸泡，又放入石灰，頓時海中沸騰翻滾，鴉片悉數溶毀，銷煙的清兵觀之，顫慄不已。

林則徐此舉，決定了香港的命運，也決定了自己的命運。

道光皇帝簽下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個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割讓英國鴉片販子覬覦已久的海上落腳點——香港，他們判斷：「水陸環繞的地形，是世上無與倫比的良港。」野心勃勃的維多利亞女王卻認爲英國吃了大虧，「南京條約」賠款，開五口通商口岸之外，只撈到連間磚屋都沒有的荒涼小島。林則徐的對手查爾斯·義律上尉繼清廷懲辦林則徐發配邊疆，也被英女王放逐德州，做爲英方交涉賠償、辦事不力的懲罰。

這已是半個世紀以前的舊事。公元一八九二年九月廿五日，廣州府東莞縣的黃得雲，

雙手被反綁運抵香港時，那面為保護以渣甸為首的英商鴉片走私而飄揚海面的米字旗國旗，悠然迎風招搖，沒有人會去記得鴉片戰爭爆發時，英國保守黨的議員詹姆士·古拉哈姆爵士，在議會上慷慨陳詞，駁斥鴉片戰爭為「不義之戰」。

正是在這面使古拉哈姆引以為恥的米字旗下，維多利亞海港桅檣林立，裝卸東印度公司貨物的貨船、豪華遊艇、渡輪雲集、汽艇響著號角，在懸掛風帆的舢板之間穿梭急駛。

畢打碼頭人頭鑽動，拉人力車的苦力、小販吆喝連連，維多利亞女王口中的荒涼小漁村，早已變成「英國皇冠上的明珠」，海闊水深繁忙的維多利亞港，延續著大英帝國海上霸王的美夢，鴉片商以香港為轉口港，在此永久設站的心願終於實現了。昔日草寮竹篷的岸邊，被怡和、太古各大洋行囤積鴉片的倉庫、棧房所取代，太平山下的這個海港城市奇蹟似的由水中冒起，皇后大道中的銀行、會所、教堂、店鋪、洋行大廈，清一色維多利亞時期新古典主義的建築風氣。也不知英國殖民者為了炫耀日不落帝國海上霸權的延伸，抑或是保守、適應力極差的英國人無論到哪裏也改變不了家鄉的生活方式，山光水色的香港，到了殖民者手中，立刻變成與孟買、加爾各答、新加坡風情類似的海港城市，儘管一磚一瓦、花崗岩、大理石等建材無不來自中國內地，泥水匠、石匠、木匠也是渡海而來的移民。

黃得雲立在甲板上，不知身在何方，岸上苦力的短衣布鞋，盤在頭上的辮子是她相識的，畢打街殖民象徵的紅磚鐘樓使她感到異鄉。

碼頭起了一陣騷動，鐘樓下聚集了一列衣冠鮮華的隊伍，他們黑綢葛緞的長袍馬褂與歐洲式的鐘樓形成一種奇妙的對比，和碼頭週遭中、西混雜的景象一樣，看久了，眼睛逐漸適應起來，產生一種奇異的諧調。

這個由殖民地的華人紳士名流所組成的隊伍，正聚集向太平劇院出發，召開全民大會，取締華人家庭蓄養、虐待婢女的惡習。

早在一八八〇年，港督軒尼斯便向殖民地大臣提出蓄婢問題。十二年之後，這些受西方教育的華人權貴，基於西方式的人道立場，展開破天荒的壯舉，高舉「反對蓄婢會」的旗幟，散發傳單，為一紙賣身契，牲畜一樣被對待的女性討取公道。傳單印了一個受盡凌辱的小童婢邱阿梅，兩條手臂傷疤斑斑，蓬面赤足，翻起死魚一般木然的白眼珠。

要是艇仔一靠岸，沒碰見這種聲勢的遊行，綁架黃得雲的人口販子，也不致為紳士反對蓄婢的示威所嚇阻，得雲的下場一定和傳單那個未成年的邱阿梅一樣，當牲口賣到黃泥涌一帶富裕的人家，一紙賣身契，勞碌至死。她將遭遇到麥梅生編撰的《香港舊婢問題》一書所說的：「……主人或施籐鞭，不許啜泣，或以爛布塞口，拊熾以烙身，沸水」的懲罰。如果黃得雲給賣去當婢女，幾十年後，社會學家將從保良局所藏的豐富文

獻，抽得出雲為婢受虐待的紀錄當做研究香港社會史上的資料之一。

日後，黃得雲和保良局的確關係至深，但絕不是她以這慈善機構當庇護所，而是以她的名義樂捐巨款。至今東翼孤兒住的宿舍樓梯口，還懸掛她晚年的巨幅彩色照片，古裝扮相，胸前一長串翡翠項鍊，顏色褪了，照片中人美得陰慘，雨天黃昏，被收容的小孤兒常被嚇得捂住嘴又不敢哭出聲。這是日後黃得雲母以子貴，封為黃太夫人。

這是後話。

2

艇仔甲板上，人口販子一把扯過黃得雲的頭髮，第一次打量她——疏疏落落的眉毛下，眸子近乎淡褐色，映著下午的海水，顏色異乎常人的淺，單眼皮拖得長長的，微微往上翹。這雙淺褐色的眸子，使他想起擺花街倚門賣笑的妓女，澳門過來討生活的，多半是雜種。

黃得雲的童婢沒當成，她走的是當時從內地被拐賣來的女孩的另一條路，只是更為悲慘——她被賣到水坑口大寨當妓女。

黃得雲和一箱箱貨物一起卸上岸來，中環石板街的石階，一條條往上鋪展，她邁著

踩過水車灌田，結實而正在抽長的小腿，一步步往上爬。才幾天以前，她腳下也是青石板，她童心未泯一路跳過去，給受驚嚇的弟弟求靈符，踩上天后廟石階的最後一級，黃得雲眼前一黑……再睜開眼，她面對一張大得像房子的黑漆大床，空氣浮散灰塵一樣的濃煙，那股焦香嗆得她喉嚨發癢，斜掛的帳幔吊了一把葵扇，大床朝裏躺了個人，正在吞雲吐霧。香港就是斷送在這股白煙焦香裏，床上這個人，和幾百萬中國人，以同樣的姿態蜷縮在床上，昏昏沈沈，死了一樣，如若再有洋人的槍砲打到門下，也得先過足了癮才起身。

伸出床沿擱在酸枝大方凳的那雙腳，看出是個女人，一雙黑緞繡鞋，鞋底嶄新，躺著的人似乎從沒下來走過路。鞋面繡的一對紫鳳凰，黃得雲覺得眼熟，三舅媽生孩子死去，入棺時腳上穿的壽鞋……

床裏有了動靜。倚紅懶懶坐起，蓬著頭，滾綠邊大襟短襖的領口敞開，露出一截桃紅褻衣，浮腫的眼皮抬也沒抬，聽見響動進來侍候的僕婦把得雲拉到床前，袖子擡上去。

「皮色倒還算白，」買牲口的口氣：「看看牙齒！」

僕婦一雙男人的大手，一上一下掰開黃得雲的嘴，一口白白的碎米牙，煙床上的女人哼了哼。

僕婦出去打發人口販子。